联合国 S/PV.6949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八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六九四九次会议

2013年4月18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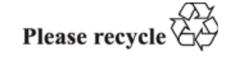
主席:	加萨纳先生	(卢旺达)
成员:	阿根廷	佩瑟瓦尔夫人
	澳大利亚	昆兰先生
	阿塞拜疆	穆萨耶夫先生
	中国	王民先生
	法国	阿罗德先生
	危地马拉	罗森塔尔先生
	卢森堡	卢卡斯女士
	摩洛哥	卢利什基先生
	巴基斯坦	马苏德汗先生
	大韩民国	申东翼先生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多哥	姆贝乌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迪卡洛夫人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

13-29618(C)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黎巴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土耳其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人士参加本次会议：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瓦莱丽·阿莫斯女男爵、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娜卜·哈瓦·班古拉女士以及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策鲁圭女士。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在日内瓦以电视会议方式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阿莫斯女男爵发言。

阿莫斯女士（以英语发言）：叙利亚局势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平民百姓因为冲突无法结束而付出代价。冲突各方日趋顽固地坚持战争的言论和现实，完全无视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本机构无法达成必要的共识，支持用政治办法解决这场危机。

包括学校和医院在内的必要基础设施遭受破坏，货币贬值，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燃料和电力短缺和供水不足，已经对大多数叙利亚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各种需求急剧增多，在冲突和反对派控制地区最为严重。最新数据显示，有680万人需要援助，425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130万人已经进入邻国避难。经济崩溃已经导致人们的应对机制崩溃。与此同时，各种需求以及限制我们扩大人道主义应急能力的因素也在急剧增多。

因此，今天在座各位所面临的问题是：何时做的不够就是做的太少？何时继续做的太少变成问题的一部分？

叙利亚主要城市受到严重破坏，德尔祖尔、哈马、霍姆斯和伊德利布已被夷为平地。上周，一个联合国机构间小组坐车越过前线进入阿勒颇，亲眼目睹这座城市已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许多地区没有自来水，因为没电。各种废弃物堆积如山，使人担心随着夏季高温来临，各种疾病会大量繁殖。人们日渐担忧，如果不能紧急恢复最基本服务，可能爆发腹泻，甚至霍乱。该小组访问了阿勒颇的一家医院，据报道该医院已经受治了3500多名战伤患者。他们没有血库，医生做手术有时没有麻醉剂，甚至也没有缝合线。医院和医院工作人员经常在战时中弹。

然而，我们远远无法向安理会描述当地每天发生的各种可怕状况。我们听到各种证词，有的房屋连同其中家人一起被烧毁，有人在排队领取一块面包时被炸死。这就是叙利亚今天的现实。

遭受最严重痛苦的人中包括儿童。受影响儿童人数现已经超过300万，其中200万流离失所。儿童被杀害、拷打，受到性暴力侵害。许多儿童食不果腹。数百万儿童亲眼目睹各种恐怖，因此备受心理创伤。残酷的冲突不仅粉碎叙利亚的现在，而且正在摧毁着叙利亚的未来。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将向安理会介绍叙利亚邻国境内130万叙利亚难民的处境。我和他一样，对难民危机给邻国，尤其是给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带来的日益严重影响表示关注。我们迫切需要增加对这些国家的支助，向它们提供继续开放边界所需要的各种帮助。

在过去一年中，我对叙利亚进行了四次访问，最近一次是在1月份。我可以向安理会报告我们同叙利亚政府关系有所改善的领域，包括他们同意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及其伙伴可进入叙利亚所有地区，

同意加快行政程序，便利有效的人道主义应急行动。

我遗憾地告知安理会，自从我1月份访问以来，官僚程序上的障碍有所增多，限制着我们应对的能力。有21份签证申请有待批准，其中许多已经提交了两个多月。所有援助车队需要提前72小时提供通知，为了批准一个车队，有时需要交换10份普通照会。最近，获得核准的非政府组织有所减少，从110个减至29个。今年新核准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只有四个，而且由于种种官僚程序上的障碍，现在只有一个在作业。

一年多以前批准在六个重点城市开设联合国中心，但直到最近才有两个城市的联合国中心投入使用，同时承诺继续讨论另外两个联合国枢纽中心投入使用的问题。尽管已经许可非政府组织接受联合国资助，但每个项目都需要经过外交部的详细审核，结果原定2月接受中央应急基金资助的项目，现在还在等待外交部的最后批准。

对工作人员安全极为重要的22辆装甲车，仍有待批准进口。过去24小时内，我们被告知，每辆货车都需要有一份经两个部长签署的许可证，那样才能通过政府的检查站。我要告诉安理会，一个车队从大马士革出发到阿勒颇，需要经过50个检查站，其中一半是政府控制的检查站。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成员们就会明白，不可能达到这项要求。我们无法这样开展业务。

冲突持续不断和武装团体泛滥，使叙利亚变成了一个非常难以预测和不安全的环境，危及援助组织的运作。在过去两个月中，更不容易向最困难者提供援助。霍姆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月份和3月份，由于政府停止了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的跨界行动，276000名最困难者事实上被切断援助。我们在大马士革农村省、阿勒颇、达拉亚和其它地方受到类似限制。它们都一直是联合国领导的跨界行动对象，但由于进出限制，所提供的援助额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就阿勒颇而言，必须强调的是，与人们普遍持有的某些看法相反，来自土耳其境内的援助流动过去两个月大幅减少。每天通过基利斯主要过境点——据称50%的援助经由那里——的卡车降至约20辆次，低于两个月前的50至80辆次。援助协调股——叙利亚联盟的人道主义部门——的能力和准入受到限制。因此，我们无法为急需我们帮助的人，也即阿勒颇和该市北部的250万人提供援助。加强援助协调股不应损害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

我们掌握的数据表明，反对派控制区的民众最迫切需要援助。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努力向他们提供援助。我在最近访问土耳其时，对于这些地区有儿童饿死的说法感到震惊。我们需要将援助送达这些难以进入的地区。由于官僚限制，难以采取跨界方式提供援助。

安理会需要考虑以包括跨国界行动在内的其它形式提供援助，因为有很多人丧生。我对安理会说，大马士革与阿勒颇相距310公里，但路上有我提到的50个检查站。我在这样说时，成员们应当记得我曾经说，部长们现在就必须批准每辆卡车通行——从基利斯到阿勒颇只有56公里。

在全国，人道主义车队经常遭受袭击或枪击，其工作人员受到恫吓或绑架。一个例子是，3月21日，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一支为8万人运送医疗援助的车队在从塔尔图斯到阿勒颇的路上被武装团伙劫持，所有物资被盗。然而，尽管存在威胁，人道主义工作者仍继续开展其至关重要的工作。

我要特别赞扬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志愿者的工作。自冲突开始以来，他们就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奉献精神、公正和勇气。他们中很多人每天都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为困难民众提供援助，无论这些民众是生活在政府控制区还是反对派控制区。18人在开展人道主义工作中遇害。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在全国拥有网络并能够就进入几乎所有受影响地区进行谈判，因而是联合国和驻叙利亚的其它人道主义组织的宝贵伙伴。他们在上周周末援助阿勒

颇行动中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其志愿者受到交战双方的欢迎。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支持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叙利亚需要它。

联合国机构在叙利亚的存在和反应在质和量方面发生了逐步变化，其中包括在霍姆斯成立中心。已与政府最终商定派遣一名高级常驻人道主义协调员，来监督应对工作，预计几周后将予以派遣。3月份，世界粮食计划署为全国近200万人提供了粮食援助，其中很多人生活在反对派控制区。儿童基金会和伙伴们为500多万人提供了安全饮水，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氯化以及修复城市和农村供水系统，在今后几个月中为另外500万人提供安全饮水。向大约270万叙利亚人提供初级和二级保健服务的工作，得到了世卫组织及其伙伴的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继续向40万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其中很多人今后面临流离失所。

我还可以报告自我上次向安理会通报情况以来在筹资方面的一些改善。在满足叙利亚人道主义需要到6月份所需的15亿美元中，约半数资金已到位，科威特政府则于1月承诺最近拨款3亿美元——这是科威特埃米尔拨出的一笔值得欢迎和及时的资金。我请尚未将会议认捐承诺落实为现金的会员国立即予以落实。

叙利亚当前局势的严重性怎么说都不为过。我所交谈过的叙利亚人问我，世界为什么抛弃了他们，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虽然实地人道主义状况日益变得具有灾难性，但实地限制迫使我们随时都差不多要暂停一些至关重要的人道主义行动。

我们正在接近只能向前不容后退的地步。国际社会的成员，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必须立即团结起来支持叙利亚人民。当务之急是，安全理事会必须设法减轻暴力和制止流血。必须提醒当事方，他们有义务保护平民和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必须向所有人说明违反这些规则的后果。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特别保护医疗设施、工作人员和患者。当事方必须使医院非军事化，并在实施敌对行动时采取一切必要防范措施，以免击中医疗设施或工作人员。

安理会还必须要求当事方确保援助组织能够畅通无阻地向叙利亚所有地区的困难民众提供援助。人道主义工作者在向民众提供救助时继续成为袭击目标，这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某些路线不安全，当事方就有责任查明其它路线，其中包括穿越国际边界的路线。

我们大家都期待安理会保障世界民众的和平与安全。我的呼吁不仅是为了叙利亚人民，而且也是为了所有力图帮助他们的人。我们正在失去希望。我们无法妥善开展工作。我们期待安理会采取制止这场残酷冲突所需的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莫斯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古特雷斯先生发言。

古特雷斯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给我这个新机会来谈谈叙利亚难民危机。

重读一下我在2月份最近一次发言中说过的话，我在本次发言中差一点只想讲10秒钟的话。我上次所说的一切仍都是对的，但只是变得更糟糕了。如果在政治方面没有什么戏剧性情况发生，今后几个月的事态就会继续恶化。

12月份，难民以每天约3000人的速度逃离叙利亚。该数字1月份增至5000人。自2月份以来，每一天都有8000人越过叙利亚边境。这意味着，自我上次通报情况以来的七周时间里，总共出现了40万新难民。

截至昨天，仅按照已登记或等待登记的人数计算，整个中东和北非有1367413名叙利亚难民。包括境内流离失所者，叙利亚整个人口的四分之一被迫离开家园。巴勒斯坦难民处境仍然同我上次报告的一样严峻。

然而，此类明显的数字不足以说明一国人民遭受的骇人听闻的痛苦，一个国家的逐步崩溃和遭受的破坏。

我们要非常清楚的是，不可能以人道主义办法解决叙利亚危机。所以，非常可悲的是，在政治解决方面，我们连丝毫进展都没有看到。因此，我们这些人道主义工作者被迫开始规划不可能的任务。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我们60个伙伴组织和东道国一道，现正编写我们区域应对计划的第五个版本，以协助越来越多的难民。紧急救济协调员瓦莱丽•阿莫斯在领导类似努力，以更新叙利亚境内的人道主义援助计划。

该进程仍在进行之中，然而，初步的计划数字令人胆寒。如果不发生任何变化的话，按照目前的速度，到今年年底将可能有多达350万叙利亚难民，该国境内将可能有多达65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这种情况不仅让人害怕，而且它有可能变得完全不可持续。没有办法充分应对这些数字所代表的庞大的人道主义需求，难以想象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忍受如此巨大的痛苦。

我知道，作为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我的发言应仅限于我的授权范围。但是，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却无法不问：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停止交战，从而打开政治解决的大门吗？但是，在我们继续等待奇迹发生的同时，我们有义务竭尽我们所能，以保护和帮助所有在海外主要是约旦、黎巴嫩、土耳其以及伊拉克寻求安全的叙利亚人，并尊重他们的尊严。

为了做到这一点，参与其中的各人道主义行为体需要大量财政支助，远远超出传统捐助方既定的人道主义援助预算。我与来自儿基会、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同事一道，一直在请求各国政府和议会设立为解决叙利亚危机供资的特别机制。我也非常感谢科威特政府最近对多边援助机构的慷慨捐助，我希望其它国家将仿效这一范例。我们不能让叙利亚人民失望。叙利亚人民始终极其慷慨地接纳巴勒斯坦和伊拉克难民，始终与他们分享自己的资源，现在叙利亚人民需要我们的支持。

叙利亚不只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我上次在安理会发言时谈到，存在冲突在该区域蔓延和局势升级为一个完全超出国际应对能力的政治、安全以及全面人道主义灾难的真实风险。

避免发生这种升级的第一个必要步骤是国际社会要提供大量支助，特别是为受叙利亚危机及其所导致的难民涌出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国家即约旦和黎巴嫩提供支助。

叙利亚的所有邻国都需要国际声援，我们不应忘记，特别是土耳其单是在30多万叙利亚难民的直接援助上就投入逾7.5亿美元的庞大财政款项。但是，分别接纳了该区域三分之一已登记难民人口的约旦和黎巴嫩必须得到特别有力的支助。

对黎巴嫩来说，叙利亚危机已变成一种生存威胁。如果仅仅算上已登记的叙利亚难民，该国人口已增加10%以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居住在该国最贫穷的地区。考虑到未登记的难民和叙利亚籍移徙工人，有些人甚至估计多达四分之一的黎巴嫩人口现在可能是叙利亚人。

这些难民与当地的家庭住在一起，分散在将近1200个城镇和村庄中。一些黎巴嫩家庭接纳了超过25个叙利亚人。迄今，黎巴嫩领导层的政治智慧使该国未卷入叙利亚冲突。但是，边界一带发生的各种安全事件对黎巴嫩构成严峻挑战。黎巴嫩不仅面临由于其邻国内部动乱所导致的恶劣后果，而且很长时间以来，它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国际支助。这种情况必须紧急改变。国际声援必须与该国作出的巨大努力相匹配，以便加大应对叙利亚危机的力度，并处理危机对黎巴嫩经济和脆弱的社会与政治平衡造成的严重影响。

约旦也由于邻国的冲突而面临巨大压力。约旦完全依赖能源进口，水源匮乏正成为一个严重问

题，在叙利亚动乱爆发之前，其经济就已经举步维艰。但从2011年起，局势变得越来越脆弱。与黎巴嫩一样，叙利亚危机导致该国贸易、旅游和外国投资收入锐减，大量难民涌入的影响使得问题更为复杂。

约旦的经济指标令人担忧，公债和对外逆差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该国不得不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我吁请国际社会提供约旦需要的大量财政支助，我的理解是，约旦的经济调整需要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防止发生可彻底危及该国稳定的社会动乱。

我从我本国的经验中了解到，紧缩意味着什么，它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在约旦，区域环境比南欧脆弱得多，社会和政治风险之高也不具可比性。

帮助叙利亚邻国处理这场严重冲突给人类带来的后果对于维护整个区域的稳定至关重要。这不只是又一场难民危机；叙利亚及其邻国正在发生的事件可能产生广泛得多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影响。约旦、黎巴嫩、土耳其以及其它国家向每天逃离叙利亚的成千上万难民打开本国边界，为国际社会做出了非凡贡献。不为这些国家提供它们继续为如此众多的受苦受难的叙利亚人提供避难地所需的支助，将不仅意味着抛弃一个民族和整个区域，它还将意味着世界对其自身重要利益的视而不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古特雷斯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班古拉女士发言。

班古拉女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并感谢你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处理冲突中的性暴力。

今天，我代表叙利亚的性暴力受害者在此恳求安理会。这些受害者受到强奸、虐待和羞辱。他们或者在境内流离失所，或者沦为难民。他们没有发言权，他们也未纳入任何统计数字。我们估计有成千上万幸存者，但是这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孩述说，包括强奸在内的性暴力是她们逃离家园、离开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听到女孩在父亲面前和妻子在丈夫眼前遭到强奸的事件。我们知道，政府军和反对派士兵都挟持妇女和女孩以榨取情报，有时还把她们作为释放囚犯的砝码。随着冲突变得越来越具有派性，违法行为更加军事化，外国士兵包括与伊斯兰团体有染的士兵的存在，并且他们与武装反对团体联手，这些都增加了平民易受伤害性，使他们愈发可能遭到报复性强奸。

今年早些时候即2月份，我曾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并提请安理会注意在叙利亚国际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强调的性暴力事件。该委员会指出了政府军和沙比哈民兵制造的多起性暴力事件，其中包括在羁押过程中使用性暴力，把反对派士兵的家人作为目标，以及在搜查房屋时和在检查站强奸妇女和女孩，这些行径可相当于犯下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

委员会在其3月份的情况介绍中报告称，这些广泛存在的性暴力行为在继续。在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中，政府军强迫25名到60名妇女下车并对其进行羁押，其中多人控称有妇女遭到性虐待。

拘留场所中有系统的性暴力做法成为侵害妇女、男性甚至儿童的有组织政策的一部分，同样令人感到震惊。一名14岁的男孩在审讯当中遭到强奸威胁，而一名母亲与反对派有关联的14岁女孩在街头被四名男子绑架，其中两人身着军装。这名女孩被拘禁了4天。审讯期间，她遭人用电线毒打、注射，胸部被香烟烫伤。她很长时间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随后遭四名男子强奸。这名女孩获释后被带离该国。自此之后，她曾三次试图自杀。

这些孩子犯了什么罪？那名男孩有可能是我们的儿子，女孩则有可能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知道，战争是残酷的，但是利用妇女和儿童的身体，通过

羞辱和惩罚他们，使他们承受极度恐惧的方式来打这场战争，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在我今年2月对安全理事会作情况通报之后，叙利亚政府在一封信件中向我详细叙述了反对派战斗人员犯下的一些绑架、性暴力、酷刑以及其它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事件，以及有关叙利亚安全部门逮捕其中一些犯罪人的情况。国际人权联合会对一名叙利亚男子进行了访谈，这名男子亲眼看到自由叙利亚军人员绑架一名少女。这名女孩遭到强奸，随后被杀害。她的尸体被扔在她的家门口，并且宣称是叙利亚军队所为。我强烈敦促自由叙利亚军和其它武装团伙的领导人制止此类侵害行为，对他们指挥之下的指挥官发出禁止性暴力行为的明确指令，并且追究那些犯下、下令进行或纵容此类犯罪者的责任。

我也要用最强烈的措辞敦促阿萨德总统确保叙利亚政府关押的所有人员按照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受到人道对待。我再次呼吁叙利亚当局调查所有性暴力指控，并且追究每一个施暴者的责任。

我提到的施害者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他们知道，国际社会将追究对此类令人发指行径负有责任者的责任。他们可以混淆视听、可以撒谎，但是，我对他们发出的信息是清楚的：正义或许会迟来，但总会得到伸张。我们将利用一切手段来追踪他们，我们将找到他们，总有一天将他们绳之以法。

令人痛苦的事实是，性暴力不仅使幸存者在肉体上遭受残害，而且在心理和社会上也受到重创，造成深刻和持久的后果。幸存者蒙受的耻辱意味着，此类罪行很少被报告。受害者面临她们的家人为了名誉杀死她们，或者强迫她们嫁给强奸者的危险。幸存者觉得，她们宁愿死，也不愿被强奸。事实上，许多人都试图自杀。

在我们努力结束冲突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我们对性暴力幸存者负有的义务。她们需要得到支持，以便重建她们的生活，她们迫切需要得到紧急医疗服务，包括防止怀孕、感染艾滋病毒和其它性传播疾病的服务以及法律援助和社会支持。联合国及其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目前正在一些邻国建立服务、转诊和协调机制，但是我们需要提供更多支持，并且更有针对性地提供资金。其中一个优先事项是在边境地区设立医疗中心，以便处理包括性暴力在内的战争伤害。同样紧迫的是在叙利亚境内为幸存者提供服务，而且幸存者要能够得到这些服务。

正如我们刚才听到我的两位同事所说的那样，每天有成千上万人从叙利亚逃到邻国，寻求安全和保护，但是，这些人仍然是脆弱的。各个难民营中出现了叙利亚少女被迫结婚的令人不安的趋势，这是由于她们的家人在资金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寻求减轻抚养她们的负担。但是，我高兴地注意到，至少有一份来自约旦一个难民营的报告指出，考虑到环境不稳定，一些家庭拒绝了外人的结婚请求，选择延迟家中女孩的结婚时间。有关贩卖青年妇女和女孩的指控也在增加，同时仍然严重缺乏医疗和社会心理辅导服务。

还有那些在叙利亚的人，我们不太看得到他们，也不太听得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们也同样脆弱，这些叙利亚人在自己的国家中失去了家园，根据我的同事阿莫斯女士刚才对大家作的介绍，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得不到国际援助和媒体关注。我们对于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儿童人权遭受侵犯的情况了解多少？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和处理他们遭受的性暴力？

就像我最近在索马里看到的那样，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安置点不安全、营地及其周边驻有武装部队，生活在营地中的人大多数是单身妇女、由妇女作为家长的家庭以及寡妇，这些都意味着她们很容易成为性暴力的牺牲品。当务之急是，叙利亚政府应当允许人权监察员进入，以便报告情况，并且允许提供服务的人能够救治性暴力幸存者。

我们看到了这些情况，也讨论过了，现在是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候了。现在，我打击冲突中性暴力行为的决心更强，我打算尽快访问叙利亚。在我这方面，我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支持以及八国集团通过上周一份宣言表示的支持。因此，我再次代表幸存者，恳请安全理事会成员以及对冲突各方有影响力国家的政府展现它们的承诺，并且把它们的意愿化作结果，结束暴行并保护叙利亚人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班古拉女士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泽鲁圭女士发言。

泽鲁圭女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首先感谢你今天给我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叙利亚冲突目前已进入第3个年头，给平民百姓造成灾难。儿童承受的苦难最多，而且方式最令人痛心。这一紧急状况确实是儿童的危机。目前叙利亚境内有300多万名儿童受到影响，其中近200万在境内流离失所。此外，60多万名儿童成为该次区域的难民。

尽管在冲突继续肆虐的时候，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儿童遭受到了多么严重的侵害，但在当前持续的战事中，已有几千名儿童丧生，另有几千名受伤和致残。儿童在他们的家中和学校被杀害，一些儿童在试图前往医院或躲在庇护所的时候丧生。使用集束弹药导致数百名儿童失去了他们的手、胳膊或腿。同样令人感到关切的是，需要紧急医疗护理的儿童常常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救助。一半以上的叙利亚医疗设施受损，或者无法安全进入，近40%的医院停止运转。

许多儿童说起在临时医院中度过的日子以及在极端条件下行走，以到达安全区或邻国的医院。

自冲突开始以来，教育体系受到深刻影响，许多学校被交战方占据、破坏或摧毁。此外，我们收到了关于教师被杀、受到威胁和被迫出逃的报告。最近的数字显示，估计有2500所学校遭到破坏或摧毁，同时大约有2000所学校被用作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庇护所。在某些地区，儿童在超过18个月的时间里无法上学。在阿勒颇省，学校出勤率降至6%。女童出勤率尤其受到动乱的影响。叙利亚人的后代正被剥夺在和平中学习的权利。

正如前面指出，叙利亚境内的难民儿童处于艰难的状况。巴勒斯坦和其他难民儿童遭到杀戮或被迫逃离家园，艰难地生活在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庇护所中。今天，只有35%的巴勒斯坦儿童能够上学，许多人由于担心自身安全而逃至邻国。在我去年12月访问大马士革时，我见到了生活在雅穆克难民营的可怕条件下的许多巴勒斯坦境内流离失所儿童。今天，雅穆克的安全局势岌岌可危，我不禁想起那些儿童，以及他们及其家庭每天不得不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之中。

在没有结束迹象的目前的冲突中，儿童越来越易受冲突各方的直接和间接的招募和使用。我的办公室正在收集有关反对派团体以不同方式使用儿童的信息，有些人年仅10岁，他们被用作搬运工、信差和战斗人员。我的办公室也收到了有关政府军把儿童作为人肉盾牌的信息。我呼吁各方立即采取措施，停止以任何方式牵连儿童。

过度使用武力，以及主要在平民地区进行战斗，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并使用滥杀滥伤武器的情况，对遭受轰炸和其他暴力的儿童受害者，以及还有保护儿童的社会结构、他们的家庭和看护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我在最近的访问期间，亲眼目睹霍姆斯和大马士革省平民地区遭到的极度破坏。此外，叙利亚境内的高强度暴力对所有儿童造成了严重影响，并将对该国的未来产生长期影响。在我上次访问期间，同我交谈的所有儿童和家庭，都说起死亡和毁灭的恐怖故事——一个没有终点的暴力循环。

我到这里来，不仅要向安理会通报这场冲突对叙利亚儿童造成的可怕影响，而且要请求安理会

作出更多努力，要求各方承担起保护叙利亚儿童的责任。我的同事们详细解释了联合国及其伙伴提供挽救生命的援助的空间日益缩小。但是我们继续在这些艰难的条件下，尽力作出必要和力所能及的努力。我同政府和反对派力量进行了讨论并获得双方的承诺，但是，兑现这些承诺的空间正在缩小。具体而言，我要请安理会提醒各方，它们有责任在冲突期间防止侵犯儿童的行为并作出公开承诺。

政府应当保证在战斗期间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防止儿童的伤亡，避免在平民地区使用重型武器，并立即停止使用人肉盾牌和调查这方面的所有指控。此外，它必须确保其控制地区的所有健康和教育设施的安全。

反对派部队应当履行承诺，遵守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同联合国接触，以保证解决他们部队中的儿童问题。

安理会为这些儿童采取的紧急行动不能再拖一天，因为每天都会丧失无数生命。

贾法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成功地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工作。本着同样精神，我也谨感谢今天上午向我们进行通报的女士和先生。

今天，叙利亚人民正在庆祝叙利亚从法国殖民者手中赢得独立的67周年。我借此机会在安全理事会议席上，向在反殖民者的斗争中倒下的第一位烈士、时任国防部长的优素福•阿兹梅的英灵，表示敬意。我谨向他保证，他交付叙利亚人民的遗产，正掌握在有能力的人手中。

众所周知，我的祖国叙利亚的人民反对占领并拒绝支配和征服。任何人，即便在一瞬间，想要让时间倒转，都是痴心妄想，因为，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叙利亚人民，不会允许任何人威胁他们的主权、尊严、政治独立和国家统一——无论这些人有多么强大，公开或暗中使力，是老牌还是新手，远敌还是近寇。尽管叙利亚公民热爱祖国的方式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决心团结一致，面对想要破坏叙利亚的尊严、政治独立和既定国家原则的任何企图。

我要感谢瓦莱丽•阿莫斯女士、陈冯富珍女士、埃瑟琳•库桑女士、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以及安东尼•莱克先生于4月15日在《纽约时报》上以联合国名义发出的呼吁。我们赞扬他们对叙利亚和叙利亚人民表达的人道主义情感。我们本希望他们的呼吁会触及造成叙利亚人民痛苦的核心问题并述及强加于叙利亚人民的单方面强制性非法措施的情况。我们还本希望他们的呼吁会提到叙利亚人正在经历的危险、挑战和威胁。这些危险、挑战和威胁源自国际恐怖主义在叙利亚领土的传播以及这一不分青红皂白恐怖主义的影响。大量人员惨遭杀害，民众流离失所，以及不仅基础设施和人员，而且还有叙利亚在该地区所代表的一切，即共存、社会和谐、宗教容忍以及文化和族裔多样性，均遭到摧毁，就表明了这一点。叙利亚在世界这一动荡而敏感的地区可以发挥平衡作用。该地区的许多资产正遭到生活在一个无知时代的阿拉伯人以及以色列的利益及其保护者的血腥汇合践踏。

叙利亚危机暴露出国际关系体系以及适用国际法各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各项规定的机制中存在的严重漏洞。有人正以充斥着前所未有的双重标准和臭名昭著的政治虚伪的方式审议叙利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现在已不再有任何疑义，所谓的国际行动机制正在以有选择的方式运作。正在蹂躏我国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主义在我们这里找到狂热的支持者：那些正力求使这一恐怖主义在媒体以及在政治上和外交上获得合法性的人。作为在我国开展的运动的一部分，他们给予这一恐怖主义以合法性。同时，他们声称正在马里、非洲萨赫勒和利比亚打击同样的恐怖主义。

还有人为正在削弱我国能力和损害我国人民生活条件的经济封锁辩护并力求给予这一经济封锁合法地位。与此同时，欧洲联盟正在讨论从控制着叙利亚某些油井的恐怖团伙那里购买理应属于叙利亚人民的叙利亚石油。我要借此机会指出，叙利亚政

府将在安理会面前指控那些通过从恐怖团伙那里购买所窃取石油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资助我国境内恐怖主义的人。我们将指控他们资助恐怖主义而不是消除恐怖主义。

因此，今天我们要说，任何西方政府都没有丝毫理由无视其公民中间的恐怖分子穿越国际边界进入叙利亚并积极参加叙利亚流血事件。从今以后，叙利亚人民不会原谅那些为数以千计欧洲和其他西方恐怖分子和圣战分子的通行提供便利的人。这些恐怖分子和圣战分子在著名情报机构协助下穿越从澳大利亚到美利坚合众国数十个国家的边界，最终目标是到达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与叙利亚接壤的边界。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在训练营地接受训练，然后进入我国，到处实施毁灭和破坏，造成无辜者流血。我们也不会忘记以色列与萨拉菲主义团体、塔克菲里团体和恐怖主义团体的伙伴关系。这一伙伴关系使这些武装团体能够穿越隔离线进入叙利亚被占戈兰，并让其伤员在以色列医院接受治疗，然后让他们再次穿越隔离线回到叙利亚领土。

这些国家和行为体通过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行动力求使其非法和不道德的行为损害叙利亚在联合国的主权、作用和地位。法律和政治学者会有充足的时间来研究叙利亚这个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案例以及它遭受政治投机者玩弄的情形。

我国政府强调，它致力于根据2013年人道主义应急计划履行其对联合国的义务。该计划帮助向叙利亚各地区——包括距离土耳其边界约1公里的A’zaz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正在大会第46/182号决议框架内与联合国一道开展此类行动。

叙利亚政府充分遵守人道主义应急计划的能力因资金不足和强加的条件而受阻。各捐助方在媒体上宣布的承诺，包括在1月份举行的科威特会议以及若干其他国际论坛上所作的承诺，仍未兑现。我们大家都知道，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仅收到34%所需资金。这证实我们以前多次说过的话，那就是，这些承诺不过是危机经营者和谎言传播者推动的媒体宣传而已。

叙利亚政府的合作所得到的回应是，众所周知的某些方面无耻地坚持协助维持我国境内的暴力循环，其做法是向隶属于基地组织的恐怖团伙提供支助。这种做法对叙利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明显威胁。有许多报道指出，某些国家政府的良知已被石油美元收买，它们开放其边界让运送给对我国境内不分青红皂白恐怖主义行为负有责任的团体的武器通过。根据第1973（2011）号决议所设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S/2012/163），这些武器是用卡塔尔和沙特石油美元从众所周知的若干途径购得，至今仍从利比亚武器库穿越叙利亚某些邻国的边界偷运。我这里有该报告的复制件，其中提到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资助下从利比亚和其他地方偷运武器的情况。这项报告不是我国政府编写的，而是安理会自己的专家编写的。

我谨强调，按照国际法原则，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恢复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建设性领导作用的方式保护我国公民，是叙利亚政府的专属责任。

有些政府寻求鼓动不厌其烦的粗拙批评和大肆宣传，其目的在于为他们企图践踏叙利亚主权，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幌子干涉叙利亚内政，建立禁飞区和人道主义走廊，推行保护的责任概念寻找理由。

有些收容叙利亚难民的国家企图加剧叙利亚难民危机，阻止叙利亚难民返回祖国，利用他们的痛苦做交易，尽管叙利亚政府一再并继续要求这些国家政府允许希望返回家园的叙利亚人返回家园。

关于性暴力，我谨重申昨天即4月17日，我在安全理事会上代表我国所作的发言（见S/PV.6948）。我谨补充，在我国的历史上，叙利亚从未发生过“圣战”暴徒和强盗现在犯下的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叙利亚妇女曾经对她们所拥有的安全可靠环境，使她们能够在社会中发挥天然作用引以为豪。

叙利亚曾经是世界上排名第三的安全国度。然而，复杂的破坏现象入侵叙利亚社会，摧毁了叙利亚原有的生活方式。信奉石油美元海湾国家输出的瓦哈比、萨拉菲和塔克菲里意识形态的武装恐怖团伙，从邻国进入叙利亚。这些团伙在来自已经过去的愚昧时代的某些阿拉伯人提供的大量资金、情报、军事、武器和媒体的支持下与西方勾结，与以色列狼狈为奸，蓄意和系统地破坏叙利亚人、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安全保障。

大量政治和媒体报告以及著名非政府团体的证词已经说明，武装恐怖团体采用招募儿童将入其行列的做法。他们强迫这些儿童拿起武器，参与恐怖行为，按照武装团体领导人的命令杀人越货，破坏公共和私人财产。此外，他们还抢劫、破坏和烧毁了3000多所学校和幼儿园，伊德利卜和阿勒颇有数十家医院和数百个实验室，事实上1500个实验室已经流落到土耳其，为此我们已向安理会发出正式抗议。这是对整整一代儿童接受教育和知识，使之将来能够帮助建设国家的权利的公然践踏。

在武装恐怖团体蓄意攻击叙利亚国内教育机构和教师的过程中，有直接和间接威胁家长，阻止他们送孩子上学的记录案例，因为恐怖主义团体用简易爆炸装置炸学校，或蓄意用导弹袭击学校。在叙利亚学年开始时，此类事件多次发生。

自2003年以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遵守《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发言者提到叙利亚城市经常遭受的自杀式恐怖爆炸事件。他们不谈袭击阿勒颇大学和杀害大马士革工程和建筑系学生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不是鬼使神差的，而是由外国人资助和支持、在国外接受培训的恐怖主义团体所为。叙利亚国内没有鬼神实施恐怖行径。

在各国继续在多样性、多元化、和谐和真正公民精神的基础上加强本国社会的同时，我们看到颠覆性大国寻求打碎我们这一以丰富多样和多元化闻名区域的社会契约，鼓吹实行一种宗教、教派和派系分裂的文化，宣传根据其属性屠宰他人的理念。这种大国寻求使我们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流离失所，逃离本国。伊拉克社会没有基督徒，巴勒斯坦也没有任何基督徒。反对叙利亚的阴谋者清除我国基督教公民的阴谋也即将告成。

在安全理事会工作中，这些问题极端重要。在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和其他地方，已有数百个教堂被烧毁，数以百计的清真寺被摧毁。所有这些行为都存在YouTube的恐怖主义归档中。有人指控政府犯下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这方面，我谨强调，叙利亚不会允许再出现一个《赛克斯-皮科协定》，牺牲我们区域各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区域人民已经彼此和谐共存数百年，教导人类认识到属于一个祖国、尊重他人领土，是最伟大、最持久的情感。叙利亚将继续成为抵制将任何外来新现实强加给我们区域及其人民企图的斗争最有力的环节。

最后，我谨表示，应适可而止。在用叙利亚命运及其公民的鲜血做交易两年之后，必须采取真诚的行动，帮助我国、我国政府和人民向前迈进，实现经过联合国第2042（2012）和第2043（2012）号决议认可并得到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核准的政治解决方案。我国政府坚持，必须通过一个由叙利亚人主导和全体叙利亚人民代表参加的包容性全国对话实现这一政治解决方案。这种对话的声音将传遍国内、区域和国际，并告诉整个世界，应当适可而止，停止操纵利用一个纵观历史其公民仅展示善良和对世界上所有公民友爱的国家。

一年前，我曾在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发言，提请安理会注意叙利亚存在“基地组织”恐怖主义问题，但当时没有人在意。不过，今天，我们听到伊拉克“基地组织”将与叙利亚“基地组织”开展合作。我们一年前所说的情况是正确的，我们对于政治地图的解读也是正确的。

所幸的是，古特雷斯先生表示，叙利亚危机主要并非人道主义性质。这是对的；叙利亚危机主要是人道主义和政治危机。除非我们处理危机所涉及的主要政治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向叙利亚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的，叙利亚存在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已反复提到这一点。然而，我们需要对我国发生的事情作出正确的法律解读，这种解读将制止某些大国众所周知的傲慢和违反国际法行为。

在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我们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了武器走私情况。没收了从利比亚经黎巴嫩和土耳其船运的这些武器，也向安理会提交了有关情况，但没有人采取任何行动。在人尽皆知的情况下，有人正用海湾石油美元花费数十亿美元资助恐怖主义。有人正在沙特阿拉伯资助下，在克罗地亚购买武器运往约旦，然后经土耳其运往叙利亚。但没有人作出反应。我们所说的是这里的妇女和儿童遭受的极度痛苦，而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希望危机能够停息，希望所有犯罪分子——无论是不是叙利亚人——都被绳之以法。

用数十亿美元资助恐怖主义的人怎样了呢？所谓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通过的资助恐怖主义的决议——阿拉伯首脑会议通过的资助恐怖主义的决议——怎么样了呢？阿盟声称它有一名特使，即拉赫达尔•卜拉希米，来寻求和平解决。阿拉伯联盟正在资助叙利亚的恐怖主义，他又如何能够寻求和平解决呢？

我愿再谈一点看法，我对占用那么长时间表示歉意。

两天前，我在收看沙特的“阿拉伯”电视频道。该频道请出了一名担任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伊斯兰团体头目的恐怖分子。它请出了这名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恐怖分子，并从那里与他进行了一场对话。当记者问他“如果你们接管的话，会对叙利亚少数民族怎么办？”他回答说，“我们将根据伊斯兰法对他们进行审判”。当被问到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时，他说，“属于这些少数民族的人要么信奉伊斯兰并缴税，要么我们就会用剑刺死他们”。身处伊斯坦布尔的这名恐怖分子成了沙特的“阿拉伯”电视频道的座上宾。很多人都看到了他；来到叙利亚不是杀人就是被人杀的很多无辜利比亚人和突尼斯人都看到了他。这才是叙利亚事态的真实一面，我谨把它留给安理会处理和审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黎巴嫩代表发言。

萨拉姆先生（黎巴嫩）（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以及安理会4月开展的工作。我完全相信，鉴于贵国卢旺达在其当代史上所经历的危机和苦难，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兄弟的叙利亚人民正在遭受的人类悲剧。

我要感谢瓦莱丽•阿莫斯女士、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扎伊娜卜•哈瓦•班古拉女士和莱拉•泽鲁吉女士分别所作的重要通报。

叙利亚危机开始至今已有两年时间，联合国及其各组织代表所提到的令人痛心的数字不仅说明了该人道主义灾难的严重性，而且也说明了国际社会未能采取必要措施，制止暴力循环和日益加剧的屠杀现象以及制止侵犯人权行为和袭击从事日常事务的平民行为。安理会和联合国有责任确保世人认识到这些人遭受的苦难。兄弟的叙利亚人民——无论男女老幼，无论他们在哪里——都始终生活在轰炸威胁下，不是流离失所，就是在邻国沦为难民。他们所有人都应当过上更好的、符合其理想和希望的生活——其尊严和理想受到尊重的生活。

黎巴嫩始终在安理会重申其支持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和原则立场，以及黎巴嫩的旨在维护统一和稳定的“保持距离政策”。这项获得国内和国际支持的政策并不代表黎巴嫩与身处人道主义危机的叙利亚人民保持距离。正如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去年8月在安理会所言（见S/PV.6826），黎巴嫩从未远离国际法或国际法制。它也继续忠实于黎巴嫩人民与叙利亚人民的历史、地理和邻居联系。黎巴嫩没有忘记，在2006年7月以色列发动野蛮侵略

黎巴嫩的战争期间，叙利亚人民收留了数十万黎巴嫩难民。

正如安理会所知，截至今年4月12日，在黎巴嫩已登记或接受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援助的叙利亚难民约为416000人。这个数字不包括未要求在高级专员办事处登记的成千上万叙利亚人。根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的统计数字，截止3月31日，有3.5万多名巴勒斯坦流离失所者从叙利亚来到黎巴嫩，每天有3000多名难民抵达。我们预计，到今年年底之前，这一数字将达到120万。此外，受这一人员流动影响的人数——其中包括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从叙利亚返回的黎巴嫩人以及黎巴嫩的接纳家庭——将在今年年底之前达到250万。

根据联合国机构的统计数字，这些难民中约有34%的人有特殊需求，其中22.9%的人是处境危险的儿童，约10%的人患有严重疾病。要牢记的是，黎巴嫩及其邻国境内的难民约半数是儿童和青年。

我们和其它方面不断对持续危机影响叙利亚乃至其邻国发出警告。现在，我们正看到叙利亚战火的影响：那里的战火已上升到军事层面，蔓延到黎巴嫩边界，威胁我国的安全。我们谴责这些违法行径，无论其源于哪一方和理由是什么。

关于危机引发的严重难民问题的影响，它已开始影响黎巴嫩社会及其组成。鉴于大多数难民生活在我国最贫穷的地区，它还造成重大的社会经济与安全影响。结果，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与日俱增，对粮食等基本资源的需求增多，同时还伴随通货膨胀和由此带来的住房成本上升。

今天，我谨重申，黎巴嫩将永远不会向逃离可怕暴力与毁灭、到我国寻求庇护的任何人关闭边界，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我们不会把来到我国的任何人遣送回去。

黎巴嫩继续致力于为所有叙利亚难民提供援助，确保诸如保护、住房、粮食、医疗以及教育等一切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是，黎巴嫩有权请邻国和国际社会共担这一重负，因为虽然我国接收的叙利亚难民人数最多，但是在难民接收国中，我国面积最小，拥有的资源也最少。叙利亚难民人数将很快达到黎巴嫩人口的将近四分之一，这是所有难民收容国中最高的收容比例。

正如联合国各位代表及其各机构看到的那样，事实是，如果难民人数继续按照现在的速度增加，黎巴嫩将无法为其提供必要的照顾，无论这些难民是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甚至是从叙利亚返回的黎巴嫩人。如果国际社会不增加援助，黎巴嫩将无法应对。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区域代表尼内特•凯利女士是公开谈论这种局面的人士之一，本月早些时候她在谈到援助时说：

> “计划已就绪，人员已到位，但是资金却正在枯竭。以这种资金水平，根本不可能开展旨在确保新抵达难民获得食物、清洁水源、儿童入学、医疗保健和住房的关键方案。”

此外，世界粮食计划署驻黎巴嫩的国家业务主任ÉtienneLabande先生也说，“按照目前的资金水平，一个月之内，黎巴嫩境内的40多万叙利亚难民将不再获得粮食援助”。

今天与我们一起开会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对局势作了恰当总结，他说，

（以英语发言）

> “黎巴嫩需要大量支援；它无法独自应对。”

（以阿拉伯语发言）

请允许我重申黎巴嫩总统米歇尔•苏莱曼先生上月向多哈首脑会议发出的关于召开一次关于叙利亚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呼吁。他说，这次会议不应只是收取在前次科威特会议上认捐的款项，而应该朝着根据分担责任原则找到分担成本的办法而努

力，以便减少难民流入对国内及区域和平与安全的不利影响。本月初，黎巴嫩总统重申了这一呼吁，他鼓励在叙利亚境内远离交战区的地方设立营地，由联合国提供保护。我们敦促安理会考虑这一可能性。

最后，黎巴嫩愿与联合国各位官员—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瓦莱丽•阿莫斯女士、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埃瑟琳 • 库桑女士、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儿基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一道，敦促安理会采取行动，

（以英语发言）

“为了所有那些已承受如此巨大痛苦的人们以及其未来毫无保障的许许多多其他人，我们要说：够了！现在应调动并利用你们的影响力，拯救叙利亚人民，拯救该区域，使其免遭灾难。”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切维克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组织本次通报会，使我们有机会让国际社会再次关注叙利亚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十分关切地听取了联合国各主要人道主义机构负责人作的介绍。

叙利亚人民争取一个民主和自由叙利亚的斗争已经整整持续两年时间，而叙利亚政权则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自己的人民，无所不用其极，包括使用弹道导弹。持续不断的攻击行为不仅夺走许多人的生命，而且还破坏叙利亚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经济基础设施。

叙利亚的人道主义状况每天都在恶化。根据联合国最近的数据，难民人数已达130万，还有45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有600万人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估计，如果国际社会不紧急采取行动，到今年年底难民将达350万人。

国际社会负有支持叙利亚人民斗争的道义责任，而且在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面前，必须紧急、团结一致和坚定地提供支持，因为这一局势继续使区域和平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联合国各人道主义机构负责人本周发出的联合呼吁是对国际社会敲响的一记警钟，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有必要重新研究战略，以求解决危机。这一呼吁要求所有人跳出常规思维，并且立即采取行动，以便制订一项有效的战略，使叙利亚人民和整个区域免受灾难。

我们仍然认为，结束流血的最佳方式是政治解决和过渡，同时维护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和政治团结。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但是，在找到解决办法之前，我们在处理作为政治危机主要后果的人道主义层面问题时应当现实，并且注重成效。

我们土耳其正在竭尽全力应对叙利亚危机造成的影响。我们设立了17个难民营，接收超过19万名叙利亚人，此外至少有10万人散布在土耳其各个城市和城镇。我们正在尽力满足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日常需要，包括卫生和教育方面的需要。此外，土耳其红新月会通过透明和符合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方式，在紧邻叙利亚的边境上提供人道主义救济。

每天跨境进入邻国的难民人数平均达8000人，在战斗激烈的时候达到14000人。6个月之前，这个数字还只是几千人。

跨界援助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叙利亚政权大范围封锁外科手术用品等特定人道主义物资进入。这种不负责任的政策只会导致更多难民外逃。安理会必须考虑采取其它方式提供援助，包括开展跨境行动。

不能也不应要求邻国自己面对越来越紧迫的挑战。局势无法持续下去，现有办法没有发挥作用，无法落实充分、不受阻碍和安全的人道主义准入原则。从共担责任的角度出发，国际社会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承诺提供资金支持本身还不够。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早该讨论没有探索过的办法和手段，以便处理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并且为那些由于感到不安全仍然选择离开的人寻找其它目的地。

许多重要的区域领导人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他们感受到同样的压力。现在是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考虑这些合理关切的时候了。否则，我们或许会发现，我们身处的危机比我们迄今一直在努力处理的危机要严重得多。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表示，我们支持叙利亚人民有尊严生活的合理愿望，我们决心继续竭尽所能，应对就发生在我们边界对面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也要提醒国际社会，它有义务在一切变得太迟之前，紧急、坚决和负责任地采取行动。

我们遗憾地看到，安全理事会被用来散布不准确的有误导性的信息。安理会以及国际社会通过媒体，肯定听到了与会者关于叙利亚政权政策的一致意见。所介绍的事实不会由于有人徒劳地作其它争辩而混淆不清。

土耳其继续与叙利亚人民站在一起，他们无法在安理会这个平台表明他们的意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的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中午12时10分散会。